

新大众文艺写作者要“守常知变”

——“春天一堂课”侧记

□本报记者 许莹

3月25日，作为中国作协“作家朋友，欢迎回家——作家活动周”（新大众文艺专场）的重要活动之一，“春天一堂课”在鲁迅文学院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桦以《“守常知变”及其他》为题，围绕“自信、自知、自我更新”三个关键词进行了深入浅出的精彩授课。活动由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黄国辉主持。

在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守常知变”正是白桦给大家的一颗“定心丸”——守常，就是要回归文学初心与理想，持守文学本质与规律，在变化中锚定方向，保有定力；知变，就是在事物的不断变化中深刻把握变化规律，灵动地调整策略，以适应新的环境与要求。

白桦从个人的文学自信与民族的文化自信两个维度，对“自信”这一关键词进行了解读。他表示，文学是写作者的精神劳动，实际上包含了“作文”与“做人”两个方面。对创作的质量、作品的品质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作家的文学自觉与主体精神。同时，还要具有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意识与站位，把自己的思考和追求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融合起来。他以路遥《平凡的世界》为例，阐明现实主义文学的要义在于现实主义精神，而现实主义精神又体现为作者的精神担当。“从某种意义上说，基于个人文学自信和民族文化自信的精神主体，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品的影响力与生命力。”

《道德经》有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白桦引用这句古语阐释“自知”对于新大众文艺写作者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新大众文艺写作者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长处与短处所在，并有意识地扬长避短、取长补短。他认为，新大众文艺写作者的长处很突出，这就是与人民生活有着天然的联系，在现实的当下性和生活的鲜活上别具优势；所写的作品在内容上更具有生活化、日常性的鲜明特点，同时在情感和趣味上也具有大众化、群众性的突出特征。新大众文艺写作者的短处也很突出，就他阅读一些作品的感受来看，在结构、叙述、语言等艺术表现上，感觉文笔小心翼翼，叙述战战兢兢，不够游刃有余，在这些方面还有学习和提升的空间。“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作品写得少，写作时间短，更重要的是知识结构 and 文学造诣上不够丰富，有欠深厚。一个优秀的作家要能够博观约取、厚积薄发，要通过学习 and 阅读的方式不断拓宽视野，汲取更多营养，努力丰富自己。”

谈到“自我更新”，白桦认为，这对于许多新大众文艺写作者而言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更多的是独自摸索、单打独斗，所以更加需要自习、自修与自我更新。他建议大家要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学习和研读国内外文学大家的重要作品和经典作品，学习他们观察生活的方式、表现生活的技巧。他表示，中国当代文学自新时期文学以来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创新与突破，取得走向世界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是改革开放之后，大量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和重要的理论著述引入进来，作家从中汲取了许多营养，并结合实际把它们

化为自己的“句子”。

“你们一定会遇到或者正在遇到一个问题——如何看待新大众文艺写作这一身份？”白桦说出了在场很多人的心里话。他谈到，这当然是一种荣耀，很多人也是因此才有了更强的辨识度。但是新大众文艺写作者也要做好心理准备：新大众文艺是“铁打的营盘”，作者和作家是“流水的兵”。这种光环和荣誉很可能是阶段性的，总有更加闪亮的新星涌现出来，对之前的作者形成某种覆盖与遮蔽。所以，要坦然面对这一称号。当然，更要努力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争取写出质量更好的作品，既要与时俱进，也要不断更新，步步高、节节攀升。“不问辛劳有多少，耕耘自会有收获”，这是写作者应该具有的最好姿态。

白桦的授课让大家备受鼓舞。现场有写作者提问，素人写作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写出文学质感，赋予写作以意味？白桦表示，任何写作都是一种力所能及的艺术表现。“在初习写作阶段，先把握你能够把握的，如细节真实、情感真实等。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你会意识到文学写作的想象能力更为重要，会逐步从基本写实向着亦虚亦实不断过渡。文学的特点在于小见大、以少总多，要克服照相机式的写作，不断历练自己的技艺。”来自山东的朱建勋表达了自己读书时的一些困惑，白桦对此谈到，读书要适当和适量，一个简单的考量是缺少什么就去阅读什么，根据自身所需不断扩展阅读面，做到学以致用。“阅读不能只是看热闹，还要品它的味道，要做到阅有所得、读有所获。”

希望更多默默写作的人被看到

（上接第1版）

“我最早接触的写作是写祭文。”蔡冀琰是一名来自湖南的“85后”律师，早年接连经历奶奶、父亲、爷爷等家人的离世，12岁时为爷爷写祭文经历成为他写作的起点。过早失去家庭庇护的生活经历让他发现，相较于其他，写作只需要纸笔便能记录喜怒哀乐，更重要的是能让他看见未来的道路，能够成为支撑自己前行的力量，因此他坚持写作至今。

文学的力量同样帮助了浙江建筑工人洪信明。他从高中就热爱诗歌创作，屡有发表。他从事过多份职业，生活增添了他的阅历，也为他的写作提供了支撑，“我的不少诗歌、散文等作品的灵感多源于打工经历”。他和作协建立联系后，逐渐参加更多的文学活动，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发表机会，写作从最初疗伤的“硬壳”，终于转变为支撑自己的“铠甲”。

“把故事分享给更多的人”

网络文学依托庞大的读者群体，成为新

大众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塑着今天的文学。青岳是重庆的一名“85后”公交维修一线员工，他在高中时尝试写武侠小说并顺利发表，“那一笔稿费让我有了被认可、被鼓励的感觉”。他现在还记得投身网络文学创作后写下第一部作品开头时告诉自己“好好写”的责任感。如今，已经写了2000多万字的他依旧喜欢讲故事，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把故事分享给更多的人”。

“写作改变了我的命运。”同样是“85后”的沧月傲天诚恳地说。原本就读于建筑专业的他从2010年开始从事网络文学创作，不仅实现了文学梦想，也能靠写作养家。他见证了蓬勃发展的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越来越大，已成为当今世界四大文化现象之一。近年来，“网文出海”大幅度提高了网络文学在文学领域的认可度。中国作协对网络文学高度重视，也给了他很大的鼓舞，“一开始我只敢自称‘网络写手’，得益于作协对网络文学的重视与关注，我们可以更为自信地参与到作家队伍中”。如今，他已经是一名中国作协会员。

清扬婉兮同样见证了网络文学的迅猛发

展与新大众文艺的崛起。她来自陕西关中农村，小学时借母亲管理阅览室的便利积累阅读基础，14岁开始发表诗歌。早期她为女性期刊写作，后来又加入网络文学大潮中，聚焦婚恋家庭、女性成长等现实题材。她谈到，网络文学的影视改编近年来迅猛发展，去年，她的小说《有喜》就被改编为热播电视剧《四喜》。她分享了当时发朋友圈的激动心情，“回望来时路，我会恍然想起，记得一开始，我只是想在刊物上发表一首关于梦想的小诗”。

参加畅谈的写作者们提到最多的关键词是“热爱”，他们身份各异，来自五湖四海，对文学的热爱却那么相似。万千热爱汇聚成炬，相信这份对文学的赤诚与执着，将继续滋养新大众文艺的沃土，让文学乘着春风，跨越山海，直抵人心。

当天，大家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了“走进文学史”活动，参观了作家塑像、“山河记忆——手稿里的抗战中国”展览、中国现代文学展等，并向文学馆捐赠了自己的作品。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接受捐赠，并向大家颁发入藏证书。

点燃诗句的绳索，做提灯夜行的人

——读育邦诗集《草木深》

□霍俊明

育邦的诗歌选集《草木深》《低飞》《七月》《辘川诗草》等小长诗凸显了“70后”一代诗人在诗歌视界中累积的精神肖像与文本风貌。其中一部分诗作带有明显的精神自传和个体成长史的印记，它们又往往携带了乡土背景和家族命运，比如《家族史》《帽子简史》《挑荠菜》等。

诗集集会让我们想到诗人杜甫，想到自然时间与历史境遇之间激发的张力：“夫江中，你的眼泪在翻滚。/失落的火焰，在水的鸣鸣中燃烧。”（《草木深——兼致杜甫》）由此，诗人的发声就必然包括对自我的慰藉和心绪的纾解，正如诗集书封上育邦的自述那样：“我的诗像小溪流，随山形地势顺流而下，并不澎湃汹涌，只愿为风光霁月一路风景作证，映照着的是世界，劝慰着的是内心。”

这本诗集可以视为“赠诗”的集合，育邦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对谈者”，“赠诗是‘一对一’，故完全容不得表演，要实现心灵状态和话语方式的合一。”（陈超《诗野游牧》）这一类型的诗就具有了致敬、追挽的功能，精神气质和人格色彩格外醒目。这些“赠诗”涉及古今中外的诸多人物、遗迹以及自然、风物，是一部微缩的诗人、艺术家的词典、档案、地方志或小型的人文百科全书。《草木深》的开篇诗歌《晨起读苏轼》可以视为整部诗集的“诗眼”。在时光的溃败、漂泊的生存、不确定的人生、生命的每一个时刻、相对论的秘密、自身的悖论、沉默的河山、时间的灰烬以及诗人的葬礼中，我们目睹了一代又一代伟大诗人、文士、知识分子承受的难以想象的压力、孤独与困苦。在互文的意义上，《晨起读苏轼》催生、衍化出《到东坡去》《藤花旧馆》《过宜兴东坡书院》《苏东坡在

儋州》等关联文本。这些诗作的对话、交谈的特征很突出，一次次在诗句中现身的屈原、竹林七贤、陶渊明、鸠摩罗什、杜甫、王维、寒山和尚、苏东坡、谢灵运、吴镇、徐霞客、顾宪成、方孝孺、金圣叹、陈寅恪、八大山人、弘一法师、勒内·夏尔、奥登、阿什贝利、卡夫卡等，是每个时代的诗人人像的投射。他们的命运就是文人的宿命，他们的精神视界是每一个当代诗人聚焦的终极目标。由这些对话所激活的诗歌，比拼的不是诗人的知识以及智力，而是情感上的共通性和灵魂的契合度。这些对话性质的诗歌，其文化背景、精神构造、心理动因非常关键。诗歌不仅生发于个体的存在感知和现实生活，也在一个个历史的或想象的空间里发生。

育邦诗作的题目更像是从古时和文人传统的致敬，这是我们熟悉的山水诗、登临诗、致友诗、纪游诗、夜游诗以及咏史诗、怀古诗、拟古诗。有时育邦处理的近乎是静止的时间、空间以及普世性语境中的精神视界和文人传统，更像是一个古代“文人”穿越时空来到现代社会。这些诗歌承担了文化回溯和重塑诗人原型的功能，打造了超越时空的诗人精神命运共同体。诗集的最后一个辑名为“完美世界”，而世界从来都是不完美的，诗人的责任和要义在于“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这需要诗人通过精神承载力予以自我辨认。在恍惚、分裂的现代性景观面前，诗人从未如此急迫地寻求和叩访精神寄托之物。对于空间和场景，育邦总是能够进行冥想中的精神介入和现象学的还原，他的诗从来不接受或忽视悖论，哪怕这是令人孤独、不安、战栗和惊悚的

时刻。

其他小辑《到东坡去》《水绘的永夜》《归去来兮》《通往寒山的路》不只是古典情境的现代性重现，也是作为同时代诗人的共时性命运的揭示与精神契合，是一次次重返精神母体和灵魂原乡的过程。这些诗作印证了一个诗人必须具备“同时代人”“同时代性”的复合眼光。这种精神特质转化为语言和修辞的合力，必然涉及“诗与真”以及“诗性正义”的话题。育邦将自己的诗歌路径归结为顺势而下的平缓的溪流，“到世界的尽头开辟最小的园子”（《到东坡去》）似乎暗合了陶渊明式的“清静无为”的超脱与出世的诗学。林丘、草舍、北窗、书院、园子、梅花、蔬果与世界隔着一帘淅淅的大江，诗人有时必须选择逆流而上从而抵抗时间，其命运就是在无限循环的时间镜面中给出关于整个世界和世道人心的真理，代价是他必须独立于旷野之上，承受更多的冷风。这些与历史、风物、古人、名士、近代文士、当代诗人相关联的诗歌背后，有深不可测的精神漩涡，草木深处的诗人发掘出一个个体以及幻象，这些人物以及风物已经内化为诗人主体性的精神动能。因此，在草木深处我们看到了时间的灰烬、历史的废墟与世道的变数、人性的渊藪，看到诗人内心一次次蛇形逶迤的闪电，看到一个无比孤寂的背影，以及试图从尘世昏沉中剥离出来的清白之心、孤傲之心、决绝之心。

诗歌的真理就像是“火苗，琴弦与湿果/在风信子的国度里腐烂”（《停云》）。育邦将历史的难题、现世的难题以及人性的难题同时放置在自己的案头之上，他的诗歌不只有清风和明月，更有

春风和煦，同好相聚。3月26日，“作家朋友，欢迎回家——作家活动周”（新大众文艺专场）系列活动之“走进编辑部——现场改稿会”在京举行。来自各行各业的35位写作者走进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大楼，与人民文学杂志社、诗刊社、民族文学杂志社、中国作家杂志社、小说选刊杂志社、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展开深入交流。编辑们对大家的作品进行了热诚而详细的点评，并为每位作者提出具体修改建议。

文学是生活的“聚光灯”

《人民文学》编辑胡晓芳、于兴子认为，作者们的小说、散文与非虚构作品或传递出生活的暖意，或塑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或写出了真实的质感，均有可圈可点之处。两位编辑从谋篇布局、语言运用、人物塑造等方面给作者们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她们表示，叙事性作品要抓住核心主题，情节紧紧围绕主旨展开，如果细节未节过多，内容便会过于散乱，失去叙事的聚集点。人物塑造是文学创作的关键环节，能够刻画出丰富立体的人物形象，是好作品的特征，即使是次要人物，也要写得鲜活生动。对于细节描写，则需要详略得当、张弛有度，日常性场景可以轻笔带过，从而传达出淡淡相宜的叙事节奏。准确而有特色的语言表达是对语言这座富矿长期挖掘的自然产物。口语与方言作为小说、散文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有时能够让形象更具立体感，但需把握好其与书面语的比重，根据作品需要加以运用。她们还建议，虚构作品也要贴近日常生活，从而实现艺术逻辑的自洽，“文学不能只做生活的镜子，还要做生活的筛子和聚光灯”。

在《诗刊》改稿会现场，《诗刊》编辑部副主任彭敏、编辑寇硕恒对7位诗人的作品给予点评。他们肯定了诗人们各具特色的诗艺探索，认为大家虽然做着不同的工作，与诗歌结伴而行却是共同的选择。这些诗作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将日常情境赋以诗意，诗歌意象独特、人物形象鲜活、情感丰沛而真挚，用心剪裁的细节里蕴含诗人深沉的人生思考，体现出新大众文艺的不同风貌。谈及修改建议，他们表示，诗歌创作应追求语言、内容及形式的统一，同创作其他文体一样，写诗也需要注重谋篇布局、起承转合，用好铺垫、类比等技巧，如此才能让情感在诗行间自然涌动，读者在阅读时才会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同时，诗歌创作需注意“留白”，情感要克制，表达要凝练，修改时要舍得剪裁多余的赘文，这样才能让诗歌意蕴悠长、回味无穷。在场诗人们还与编辑就AI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大家一致认为，AI生成的诗歌意象有时看似新颖，实则经不起细节的推敲与逻辑拷问，创作中要避免AI常用的词汇，不可停下对诗歌语言的探索。

写作照亮了人的心灵

在《小说选刊》编辑部，氛围同样温馨。《小说选刊》编辑胡丹、欧逸舟谈到，新大众文艺作品中充盈的丰沛生活气息与细腻质感让人感到惊喜，文字间的在场感令人仿佛身临其境，真实的时代特征亦被精准捕捉。文学的重要功能就在于照亮人的内心

写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华美篇章

『走进编辑部——现场改稿会』举行

□张昊月 李菁 李英俊

与人生，将人的处境真实描摹，写作的重要意义正在于记录自己的心灵与生活。在描写现实之外，作品更需观照人物的命运走向，写作者因此肩负着一份责任：为笔下人物的生活提供更多可能性与选择，让他们得以看见生活的不同面貌。这样的文学作品，才真正具备价值与意义。李文丽在现场谈到，自己年轻时虽然爱看书，却从未动笔记录过什么。直到2017年加入文学小组，才终于有了想要书写心中积攒的诸多感受的冲动。《老王的困惑》这部作品写的正是她听来的真实故事，小说的字里行间展现着她对女性命运的深切观照。她希望有更多生活困苦的女性能够走出泥潭，感受外面世界的友好和光亮。

《民族文学》副编审郭金达、编辑张媛媛谈到，小说创作需要明确立意并贯穿始终，例如体现司法制度公正与温度的作品，结尾应承载更具正向意义的价值观，给读者以积极反馈，尽量呈现一个有始有终的结局。与此同时，作品还需承载应有的社会功能，严谨审慎地选择内容，避免设计过于猎奇的情节和角度。在人物塑造方面，他们建议先集中精力写好一个人物，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切忌戛然而止或结尾不够丰满，影响阅读体验。青夏加尔在分享自己的写作经历时谈到，她想通过文学创作表达“向死而生”的生活态度，这是一种“造梦”的方式。她在工地的那段生活曾不尽如人意，但坚信生活即便充满痛苦，也应当尽量呈现出诗意。接下来，她准备尝试用现实主义的笔法，书写当下彝族姐妹的真实生活。

将创作的根深扎于生活土壤

“这些写作者中，有货车司机，有在农村进行大棚种植的农民，还有从事保险行业的职员……不管从事哪种行业，每一行都是一座创作宝库，也值得每一位写作者深入挖掘。”在作家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主任向萍看来，大家可能缺乏专业的文学鉴赏能力，写作技巧也不成熟，但拥有实实在在的生活，正是这火热的生活赋予作品真诚的质地和打动人的力量。正如贫瘠的土地开不出丰饶的花朵，更结不出成熟的果实。文学创作应该深深扎根于生活的土壤，扎根于写作者熟悉的生活。

文学如何抵达更广阔的精神疆域？《中国作家》编辑陈集益谈到，牛二哥的散文集序言《活在南坡下》字里行间有很多离乡、归乡后的旁观与反思，凭借真诚的自嘲和对生命挫败的坦然，构建出一种混合着苦涩、坚韧与幽默的独特语调。而关英贤的散文《长篇小说的完成，从喉痛开始》写得更为动人，作者在甲状腺瘤手术失败、被诊断为“喉癌”的绝境下，决意于生命可能终结前完成一部长篇小说，将个人真实的、面临死亡威胁的极端经历与文学创作过程紧密结合，使得“写作”的意义超越了普通的文学行为，升华为一次用文字对抗命运、用创作作为生命延续形式的精神壮举，具有直击人心的感染力。

写作者们纷纷表示，此次改稿活动让他们深化了对写作的理解，收获了更多提升写作水平的方法。他们会继续磨炼技艺，一如既往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挖掘日常生活中的真善美，努力写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华美篇章。



《草木深》，育邦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5年9月

■评论